

动漫焦点

神龟迷宫中的布努埃尔

□李萌

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拉斯赫德斯这个贫瘠的村庄拥有像迷宫一样狭窄曲折的街道。而那些相互挤压的房顶,则让布努埃尔和他的摄影师想起了乌龟的壳。

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电影导演,布努埃尔一生中拍摄了许多想象诡谲的电影作品。他的作品充斥着非理性和无逻辑的片段,以震撼人心的梦境著称。这些荒诞不经的作品表现了扭曲的幻想与梦,并以此直抵人类意识中最隐秘的精神世界。

令人惊讶的是,布努埃尔曾经拍摄过一部名为《无粮的土地》的纪录片。观看这部影片时的感受,就像看到达利绘制了一幅表现民众苦难生活的写实绘画作品一样怪异——至少从形式风格上来看,布努埃尔的超现实主义创作观念与纪录片客观记录现实的理念是相互冲突的。那么,布努埃尔为什么要拍这部纪录片呢?

动画片《布努埃尔在神龟迷宫》表现的就是布努埃尔拍摄这部影片的全过程。作为一部带有传记色彩的影片,这部西班牙动画并不满足于表现主人公的生平和轶事,而是在布努埃尔的思想和作品中架起了一座桥梁。从某种程度上说,《布努埃尔在神龟迷宫》带有一种艺术评论的色彩。它除了呈现影片的拍摄过程,还对布努埃尔的种种令人费解的行为做出了解释。

影片从布努埃尔的《黄金时代》引起的争论开始。他对宗教的嘲弄使得作品被禁,落魄的导演再也找不到新的投资。无奈之下,布努埃尔接受了一位人类学学者的建议,准备拍摄西班牙最贫困的村庄——拉斯赫德斯。1933年的西班牙正处于内战爆发的前夕,用摄影机记录下拉斯赫德斯的贫瘠,可以帮助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又能揭开法西斯扬言世界一片美好的谎言。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能够让布努埃尔获得更多的关注。但是,在拍摄进行了几天之后,布努埃尔一边抽烟一边诉说着现实已经改变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布努埃尔的眼中,荒诞的现实是最超



《布努埃尔在神龟迷宫》电影海报



布努埃尔(左)正在和村民交谈



布努埃尔拥抱一位贫困的母亲

现实的素材——营养不良导致头骨畸形的村民,在小巷中生离死别的女孩,运送蜂蜜时被蜜蜂叮咬致死的驴……贫瘠导致的惨剧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这里的村民从未见过面包,他们对疾病和死亡则是司空见惯。惨状令导演和他的同伴们沉默良久,这也令人联想起影片的开头:在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沙龙中,艺术家们发出的层层质问:艺术究竟能够做什么?艺术表达自我,令人感动,敦促人思考,但艺术该如何改变糟糕的现实?

如果把布努埃尔拍摄《无粮的土地》的过程理解为自我表达的艺术家的终于开始关注底层人的生活,恐怕也是一种误读。在拍摄期间,布努埃尔开始使用令其他伙伴无法接受的方式来拍摄影片:为了拍摄一个死去的婴儿,雇佣一位母亲和她健康的孩子;为了拍摄驴被蜜蜂叮咬致死的

的惨状,他买下了一头驴和它驮着的蜂巢,并将蜂巢捅破,让驴被蜜蜂叮咬。之后,布努埃尔开枪结束了那头驴的生命——布努埃尔要的是戏剧化的现实。他对村民的态度是同情的,但这表现为一种极为克制的怜悯。在拍摄教室后,布努埃尔拥抱了其中一个孩子。在其他孩子向他伸手索取拥抱时,他恐惧地逃离了教室——这正是影片对导演思想的注释之一:对个体的怜悯无法改变现状,就像他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女孩在路边因病致死。他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因为他认为艺术家的职责并不是为社会问题提供切实的解决办法,而是忠实如一地对现实进行讽刺、刻画和反抗。

借助对布努埃尔思想的注释,他的超现实主义主张似乎也变得容易理解了:超现实的形式风格和对潜意识梦境的表现,是在敲碎人们对于艺术囿于形式美的固有幻想。艺术的本质是表现人类的情感,更重要的是敦促人们进行思考。

《布努埃尔在神龟迷宫》洋溢着幽默和离奇,它将布努埃尔的思想和《无粮的土地》进行拆解,并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科声幻影

被害妄想还是恐怖真相?

——科幻电影《隐形人》 □星河

在高中语文课上学习《狂人日记》,谈及“狂人”身份时,老师将一些专家学者的争鸣分析作为背景材料读给我们听,那些文章罗列出诸多鲁迅研究者的各自解读,但绕来绕去,无外乎集中于相左的两个观点:“确系狂人说”“实为战士说”——前者的意思是说,作者就是描写了一个狂人,有关“吃人”云云都是他的臆想;后者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是一名精神健康的战士,别人说他有病完全是对他的粗暴污蔑。在我小学第一次读这篇小说时就明白,鲁迅只是借一个真正的狂人——或者我们现在说的精神病患者——以及他的言谈举止所思所想,来隐喻一名真正的战士,借此揭露旧时代的黑暗。

所以我觉得,鲁迅这篇小说的所谓革命性,也包括一种文本上的革命性。当然,考虑到当年的社会文化环境,专家学者往往喜欢做一些字面上的机械解读,也算是情有可原。后来这类文本逐渐被频繁使用,成为构造悬念的方式之一,“至今已觉不新鲜”。而在电影艺术当中,这种方式使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同时更具视觉上的意义。比如著名的、全片使用这种方式的《禁闭岛》,比如著名的、部分使用这种方式的《美丽心灵》,等等。

2020年上映的科幻电影《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属于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故事。影片刚上映时,有人认为它是打着科幻旗号、披着科幻外衣来讲述社会故事的剧情片,语间颇有



《隐形人》海报

不以为然之意,笔者倒是觉得这个剑走偏锋的思路相当不错,颇具新意。

女主塞西莉亚在逃离控制欲极强的科学家阿德里安之后,她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让她坚信已自杀身亡的阿德里安依旧在世,依旧在偷偷窥视和控制着自己。结果塞西莉亚的一系列言行,简直像极了一个心中充满被害妄想的极度偏执型人格的女人。她面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和敞开的房门,自言自语,逻辑混乱;她无论对什么微小变化都如惊弓之鸟,草木皆兵;她像堂·吉珂德一样,试图防范和攻击并不存在的敌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曾经被强烈控制过的人,心理已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如今又是多么的无助和敏感。

为了表达这种情绪,影片反复用摄影机的摇移来反映主观视角,同时用空镜头告诉观众前方似乎真的

有人存在,虽说这些技术安排显得多少有些生硬,但那种惊悚的效果还是达到了。那么,塞西莉亚到底是真的面临威胁,还是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依旧不知道。说实话,不要说此时此刻,就是直到影片结束前的最后一分钟,观众还是很难确定自己是在看一部什么影片——科幻片,还是心理片。

即便是在塞西莉亚拉不动被单时,即便是在塞西莉亚面对空气高声斥责时,甚至是在塞西莉亚把涂料泼在隐形人身上让他部分显形时,以至于隐形人对她拳打脚踢让她在房间里四处碰撞时,笔者还是认为,这仍有可能是这个女人的一厢情愿,仍有可能是她严重的幻觉在作怪。

万般无奈之下,塞西莉亚决定自证清白,但还是屡屡受挫。最后阿德里安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并将刀具放入塞西莉亚手中,让人误以为是塞西莉亚所杀。但在精神病院中,塞西莉亚设计诱出阿德里安,并通过随后的一系列行动最终战胜了他。直到这时,我们才真正知道,这是一部完全真实描述的科幻影片。它所要表现的,并不是塞西莉亚的被害妄想,因为这种威胁真的存在,结尾也没有像《禁闭岛》一般完全反转。

但是,即便所有的事实都无懈可击,我们还是能从这部影片中嗅出明显的心理意味。只要一个细节的变换,整个故事就会彻底反转。总感觉塞西莉亚最后的欣慰,可以视为她被解放后的愉悦,但也可以视为她想要利用隐身服实现自己的某种目的。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个受害者的模糊面孔,看到一名女权主义者的强硬内心。

虽说影片制作方煞有其事地制作了那么一套怪里怪气的隐身服,但它真的是一件并不起眼的道具。《隐形人》属于小成本电影,这部长达120分钟的影片投资不过700万,但即便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它的战绩依旧令人咋舌,不但在上映当天就收回了成本,而且仅仅两周就完成了票房过亿的壮举。



《隐形人》剧照

动漫中国

《大理寺日志》是2020年4月起在网络平台播出的动画剧集,目前播出了第一季共12话。动画的时代背景是虚构的唐代武明空时期,讲述了以大理寺少卿李饼为主角的大理寺众人破解疑案、追寻真相的故事。剧集改编自同名彩色漫画,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使人物、故事、主题都有了更加广阔的扩展空间。

故事在设定上颇费心思,虽然说故事发生在架空的唐朝,但作品中处处体现了对历史上唐代政治文化生活的精细考据。在人物方面,主角李饼的身份虽为皇室贵胄,但外表并非不是人类,而是与人身高相近的白猫的样子。对于李饼为何会变成猫,又为何会担当主管全国大案要案的大理寺少卿,故事并未急于给出答案,而是处处埋伏笔,再随着情节推进一点点揭开。

目前,故事的风格以轻松诙谐为主,通过白猫少卿带领众人破除疑案,交代故事背景,表现人物特征,展现大理寺日常工作生活的情况。随着出场人物逐渐增加,朝堂争斗和更为诡谲的内幕渐渐浮出水面。

动画在人物方面着墨甚多,大理寺的各个主要人物都用一到两集来刻画。白猫少卿李饼,身负重大秘密,冷峻高傲,文武双全,秉持“但将行好事,莫要问前程”的信念,即便对武明空心怀不满,依然在大理寺兢兢业业办案;李饼的跟班陈拾,貌不出众,满口方言,品性纯挚,大智若愚;司直阿里巴巴,来自于大食国,即古代阿拉伯帝国,身为一名贵族子弟,一心想靠自己的能力在大唐立足;录事王七,聪明机敏,活泼伶俐,热爱花边新闻,喜欢捉弄同事,十分反感加班……动画在讲述主要人物故事的同时,也刻画了诸多次要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将主线串联,为日后的高潮剧情埋下伏笔。

动画还通过对人物动作细节的精准把握反映人物自身特点。陈拾老实,他的手部动作就不多;王七活泼,经常出现全身动作;阿里巴巴总是带着阿拉伯式的手舞足蹈;至于白猫少卿,则更多地体现“猫”的特征,动作灵敏、瞳孔富于变化、肉垫常常伸出爪子,但同时他又是经过正规武术训练的王室贵族,所以在追捕怪盗时,他会正经八百地使用唐横刀,在宴会上与人斗枪时,他也使出标准的中国武术招式,灵活矫健,让人眼花缭乱。

本作在文化细节方面的考究尤其值得称道,它对当时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做了近乎全景式的还原。社会生活方面,唐朝繁盛,无数外国人涌入洛阳,他们带来了坊市间的商业和宗教,这在动画里有完整的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形制方面,无论是一晃而过的坊间街路、城市远景中的洛阳天堂,还是定鼎门上补间的斗拱、楼阁建筑上的悬鱼和鸱吻,乃至堂内的月梁与平窗,无不刻画细致。人物服饰方面,除了官署人员的圆领、窄袖袍衫自有定式,连画面中只出现一两次的人物,其服饰都不

细节的胜利

——动画剧集《大理寺日志》 □蚌非



《大理寺日志》海报



《大理寺日志》剧照



《大理寺日志》剧照

尽相同,胡人服饰各有其民族特色,唐人男性女性的服饰也不尽相同。交领短衣、开叉下裾的男性服饰和短襟长裙、对襟袖衫、袒胸披帛的女性服饰各呈其姿,男性戴着各种各样的幞头,女性们梳起各式盘髻,他们戴着金带玉板钗,贴着简单或复杂的花黄,在精致的洛阳街市匆匆走过,整个盛唐的气象便活了起来。而茶器、食器、乐器、武器、日常用具等也都是有考究的。在每集片尾的粘土动画小剧场中,特地介绍了唐代饮食、器具、娱乐、餐桌礼仪、外国人定居人职等小知识,灵动可爱,极大地增加了

观看动画的趣味性。

《大理寺日志》是一部优秀的动画剧集,它故事饱满,人物生动,叙事清晰,作画精良,各个方面的细节处理都十分值得称道。对于一部架空作品而言,无数细节堆叠起的作品,让一部中国风动画变得结实耐看。当我们试图定义中国风动画作品时,应该意识到,中国风动画作品不该只是充斥着水墨或竹笛的符号意象,也不该只重建或解构一段古老的神话传说,它应该具有更宏大而广阔的文化气象,而这种气象,也许需要“行好事不问前程”的磊落侠气,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毅坚持,但在优秀的故事和人物之外,更需不厌其烦的、不惧繁复的文化细节上的层层垒砌。或许,《大理寺日志》重新打开了国创动画的一扇窗子,让人真正意识到优秀的传统文化该以怎样的方式在大众视野里生根发芽。

实验动画



复数-Multiple- 绊爱突然出现了四个,这破坏了粉丝对绊爱身份的原有认知

现实空间中并不存在的动画造型角色,常常会依靠与现实的种种关联而带上一定的真实气息,无论这种真实感源于媒介自身的属性还是角色形象、故事与表演。日本虚拟主播绊爱在网络短片中就强化了自己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假的绊爱,会将自己表现得尽可能真实;而一个真人也可能想让自己出镜的方式“假”一些。很多做网络直播的人愿意利用Live2D、FaceRig等技术工具掩盖真实面孔,就仿佛戴上了一张完美隐藏自己的面具那样。

很多虚拟主播类的影像,无论是直播还是录制好的视频,都经常使用这样的动态捕捉来完成。依靠技术发展,动态捕捉的形象可以足够生动,保留了表征上的真实感,能够有效调动观众的情绪。它是真与假的融合——笔者习惯称之为“化合”而非“混合”,因为动态捕捉影像作为数字时代的转描(rotoscope),同时携带着原素材的实拍属性和常常更改了运动主体之后的动画意味,不是简单的叠加。所以如果严格来说,它既非实拍也非动画,而是如同一种化合物,一种新的物质。

于是,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样的虚拟形象,他们所表达出来的身份,究竟是真人的还是动画的?又或者——身份是否存在某种化合物?

这个问题,在不同案例中会产生出多样的答案。在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弗莱舍兄弟创造出的角色小丑可可,其身份所指很明显更偏向可可,而不是出演他的大卫·弗莱舍。虽然运动的复制来源确实是弗莱舍,但我们从“跳出墨水瓶”系列的影片中已经不可能通过可可的表演而辨识出他。但对于那些用Live2D等进行线上娱乐直播的表演来说,他们的节目在强调一个社会真实的实际身份。

此前在虚拟主播粉丝群体中闹得沸沸扬扬的绊爱“中之人”(虚拟偶像的扮演者)事件则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绊爱视频频道运营的一系列动作表明,绊爱的身份被“复制”了多个,并由多名新的“中之人”来出演配音;原有绊爱的“中之人”则被严重边缘化。这引发了绊爱粉丝的愤怒情绪。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假的”数字角色背后那个扮演者在粉丝们心里仍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可能是很重的分量;角色形象不变,扮演者改变的时候,粉丝们有所察觉,并可能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绊爱这里,角色所表征出的身份能够像影像的生成一样,形成一种化合的结果。

有关真与假的漫谈

——动画与实拍的“化合” □刘书亮